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白戈壁

■ 冯德富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白 戈 壁

冯德富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戈壁/冯德富 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176-079-4

I. 白...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0657 号

书名: 白戈壁

作者: 冯德富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875

印数: 1-8000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079-4/1·025

定价: 18.00 元

引 子

这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白戈壁。

莽莽苍苍的银灰色视野，满眼都是风走过的痕迹。千疮百孔的蜂窝石，形态万千的石蘑菇，密如蛛网的碟形洼地，沙形如盘龙的白龙堆，都是风的得意之作。在戈壁滩，风最霸道，最无情，它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经过的地方，无论是砾石，还是沙丘，都会发出尖厉的哀嚎。

然而足以让风毁灭千百次的沙生植物，却并不惧风，怪柳、胡杨、梭梭、沙枣树、沙地柏……即使那些柔柔弱弱的草，也会为了固守自己的领地而同风殊死抗争。在沙生植物中，有一种草叫黑沙蒿，它普通得其貌不扬，柔软得蓬松无力，当风悄然袭来时，它顿时变得勇敢无比，奋不顾身地护卫自己植根的土地。风退去后，尽管它零乱的身躯支离破碎，但它仍然顽强地挺直身躯，默默地奉献绿意。

花棒是戈壁滩最美的沙生植物，那淡淡的紫红色的蝶形小花，一串串地缠绕在被风撕得皮开肉绽的小棒上，在炎炎夏日，让人备感清凉舒爽。肆虐的风，有时将花棒的根几乎全掏了出来，让它在烈日下暴晒，然而花棒却依然生机盎然。

在这片白戈壁上，最让人称道的是骆驼草。它那千古绝唱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抗风沙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1957年冬，这片亘古无垠的白戈壁，悄然开来一支神

秘的警卫部队。

1983年春天，这支功绩卓著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西域省总队第五支队……

第一章

1

清明，戈壁滩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出完早操，参谋长周全娃顾不上吃饭，就坐着军用吉普出了营门。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淡黄的沙生野花，步履蹒跚地向烈士陵园走去。二十年了，每年的清明节他都要来看他的亲密战友刘大山。

这是一片茂密的沙枣林，细碎的沙枣花已缀满枝头。漠风轻拂，树枝微微攒动，不时地露出一块块漆黑的墓碑。浓郁的沙枣花香，阵阵袭来，沁人肺腑。

周全娃钻进沙枣林，树叶上不绝如缕的水珠，滴了他一头一脸。他找到刘大山的墓，赫然发觉老团长郭枫正在擦拭刘大山的墓碑。

“团长……”周全娃轻轻地唤了一声，心里有说不出的怅然。老团长朝周全娃点了点头，继续低头擦墓碑，墓碑上“刘大

山烈士之墓”七个火红的字，被擦得特别醒目。

周全娃将花端端正正地放在墓碑前，虔诚地鞠了三个躬。

就在这时，支队副政委徐前进悄然出现在他们身旁，他的怀里也有一束鲜花，是金黄的沙枣花。

徐前进将沙枣花放在刘大山的坟头，默默地望了老团长一眼，也鞠了三个躬。

老团长点了一支香烟，颤抖着手将烟插在刘大山的坟头，然后给周全娃和徐前进每人散了一支。他闷闷地抽了几口烟，压低声音说：“你们三个都是我最得意的兵，如今，你们俩都走上领导岗位了，当着大山的面，你们要给我保证，你们要向他学习，谁都不能背叛这支部队！”

徐前进望了周全娃一眼，脱口说道：“团长，请你放心，大山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向你保证，永远不背叛这支部队！”

周全娃没有说话，但他的双眼却透着坚定。

老团长欣慰地望着两员“爱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烈士陵园回来，周全娃没有进支队大院，他让司机径直把车开到了新训大队。上午，他要对新兵进行结业考核。

9时30分，考核准时开始。在考核场，正在做拳术动作的新兵刘山波，眼光无意间和参谋长的目光相碰，他顿时像触了电，动作猛然在空中定了格。这是刘山波第一次见参谋长，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很亲切，仿佛在梦中见到过他千百次，尤其是他的目光，就像一束直射他内心的阳光，他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慈祥，冥冥中，他仿佛能读懂他目光中的一切。新兵班长见刘山波犯傻，急出了一身冷汗，压低声音喊他。刘山波却置若罔闻，两手停在空中，眼光一直落在参谋长身上。

刘山波的“鹤立鸡群”，立即引起了周全娃的注意。他挥着手指，正要发火，却碰到了刘山波的眼光。他的心猛一颤，手轻

轻地滑了下去。他陡然对眼前这个仿佛有几分熟悉的小伙子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种感觉迅速膨胀，弥漫在他整个心头。在上午的考核中，他的眼光总忍不住朝刘山波瞅。

考核结束后，刘山波正低头挨班长的骂，周全娃悄悄地走了过来。新兵班长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刘山波却坦然自若。他抬起头，贪婪地瞅着参谋长，从头到脚，目光所触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觉得亲切。

周全娃慈祥地微笑着，轻轻地拍了拍刘山波的肩：“小鬼，你哪儿人？”

“秦岭。”

“哦？咱们是老乡啊！”

刘山波异常兴奋：“参谋长也是秦岭人？”

周全娃笑着点了点头。

刘山波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一苗草芽，双手捧给参谋长。草芽在衣兜里捂了一夜，居然没有蔫，依然生机盎然。

从昨天早晨开始，一年难得见到几次雨的戈壁滩，突然细雨霏霏。刘山波趁午休悄悄地溜出营区，来到戈壁滩。

戈壁烽燧，大漠驼铃，置身在苍茫瀚海，刘山波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他忘情地在戈壁滩奔跑，雨悄没声息地在细碎的鹅卵石上跳跃，他觉得他听到了雨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雨声。他的眼前陡然一亮，他的脚下，有一苗嫩绿的草芽，这苗草芽刚刚从枯草丛中探出头，只有米粒大。刘山波欣喜若狂，他蹲下身，左瞅瞅右看看，始终判断不出是骆驼草还是芨芨草。他如获至宝地将草芽用手指连根挖出来，放在手掌反复欣赏，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衣兜……

周全娃接过草芽仔细瞅了瞅，问刘山波：“你知道这是什么草吗？”

刘山波摇了摇头。

周全娃介绍说：“这是骆驼草，在戈壁滩，骆驼草的生命力最顽强！”

刘山波望着参谋长，若有所思。

周全娃小心翼翼地将草芽装进衣兜，望着刘山波意味深长地笑了。

一周后，刘山波当了参谋长的公务员。

2

刘山波报到的第一天，参谋长特意向他嘱托，要他多到老团长郭枫家去转转，帮老人洗洗涮涮。

刘山波郑重地点了点头。

刘山波虽然只是一个新兵，但关于老团长郭枫的故事却已经知道得不少。老团长是核基地警卫团的第一任团长，是支队官兵心中的一块丰碑，人人对他肃然起敬，就连总队的工作组每次到支队，也要先去看他。郭枫属于那种“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的老资格军人。但他头上最耀眼的光环还是那段警卫核基地的历史。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岁月啊！天上有美苏的间谍卫星和国民党的高空侦察机，地上有闻者色变的黑风，还有武装匪特。作为警卫团团长的郭枫，千斤重担一肩挑，核基地被警卫得万无一失……

当天傍晚，刘山波就去了老团长家。

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远远地，他就听到了胡琴声。那跌宕起伏、一泻千里的音符，将他拦在了院外。他静静地伫立

在院门口，久久不忍敲门。这是古琴曲《流水》。情景交融的旋律，流淌出胸襟开阔、百折不回的精神境界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刘山波透过门缝朝庭院瞅去，当时就被一幅绚丽的画面惊呆了：在瑰丽的晚霞中，一位老人面对夕阳，颤动的手臂，如行云流水。

琴声在富有透明色彩的泛音中缓缓停了。一时间，四周一片静寂。老人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刘山波轻轻地敲门，没有敲开。院门并没有上闩，刘山波索性推开了门。

“老团长，您拉得真好！”

老人没有回头，也没有答话，还是那样纹丝不动。

“老团长……”刘山波又亲切地唤了声。

老人抬起头，脸上有泪光，在晚霞的映照下，那泪一片瑰丽。

刘山波十分纳闷，他不知道这位英雄团长为何会默默垂泪。他将老团长扶进客厅，倒了一杯热茶，又递上一条毛巾。

老团长呷了几口茶，擦干眼泪，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他瞅着刘山波慈祥地问：“你是新兵吧？”

刘山波点了点头：“我是参谋长的公务员，今天刚报到。参谋长让我来看看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事干。”

老团长笑着叹了口气说：“嗨，全娃的公务员快成我的公务员了！”

刘山波说：“老团长，有什么脏活重活，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帮您干好！”

老团长笑了：“你们时常能来看我，我就很满足了！人老了，最怕孤独，总想找人说话……”

“我会经常来看您……”

老团长感激地拉过刘山波的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山波。”

老团长喃喃地说：“我当团长时，有三个我最喜欢的兵，一个是你们的参谋长周全娃，一个是你们的副政委徐前进，还有一个和你一个姓，叫刘大山，他的福分浅，还没提干就当成了烈士！”刘山波心里猛一颤，他小时候隐隐约约听母亲讲，他的父亲好像也叫刘大山，可惜他当了逃兵，后来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天天思念部队，就改名叫刘思军。

刘山波正低头想心事，无意中发觉老团长怔怔地瞅他，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老团长歉意地一笑：“我觉得你的神态像一个人。”

“像谁？”刘山波好奇地问。

老团长摇了摇头，没有说出来。

一只花猫大摇大摆地走进客厅，跳进老团长的怀里。老团长抚摸着花猫的脊背，脸一次次贴在猫的脸上。不知为什么，刘山波突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一时间，老团长和刘山波都没有说话，客厅里只有猫夸张的呼吸声。

“小刘，走，去看看我养的花！”老团长终于打破沉默。

“这戈壁滩花不好养，老团长，你养的什么花？”

“玫瑰。”

“红玫瑰？”

“不，黄玫瑰。”

老团长揭开一间屋子的厚重的门帘，几十盆郁郁葱葱的黄玫瑰顿时扑入刘山波的眼帘。他不禁脱口说道：“老团长，你怎么会养这么多黄玫瑰？”

老团长的脸色骤变，手中的小喷壶“啪”的一声掉在了地

上。他拾起喷壶，冷冷地说：“小刘，天晚了，你该回去了！”

老团长下了逐客令，刘山波只好悻悻地退了出去。在回支队的路上，刘山波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老团长为什么要养黄玫瑰，更不明白老团长为何会孑然一身。

回到宿舍，他怎么也睡不着，索性穿好衣服，鬼使神差地敲开了参谋长的门。

周全娃听说老团长拉胡琴时落了泪，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抽了一支烟。

刘山波好奇地问：“参谋长，老团长什么花不好养，为什么养黄玫瑰？他的家人呢？”

“你管的闲事是不是太多了？”周全娃勃然大怒，还摔了杯子。

回到公务班，一位老兵悄悄地告诉刘山波，参谋长也孑然一身。

刘山波愕然。

3

刘山波走后，老团长郭枫望着一盆盆黄玫瑰，怔怔地蹲了好半晌，然后步履沉沉地来到卧室，取出一幅发黄的黑白照，神情专注地看着。这是他和前妻的结婚照，两个人都是一身戎装。郭枫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次令他肝肠寸断的别离……

那是一个花好月圆的中秋。

在郁郁葱葱的葡萄架下，郭枫和妻子何燕话别。郭枫幽默地

说：“我和你相爱后，在一个月夜，我想吻你，可怎么也找不到藏身之处。”

“你坏！”何燕的小拳头轻轻地落在了郭枫的脊背上。

郭枫笑着，把何燕揽进怀里：“那晚你说要当我的新娘，可谁能想到一等竟是十八年之后……”

“要不是战争，我们的孩子都能当兵了！”

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郭枫和何燕都在一个部队，不同的是郭枫是战斗兵，何燕是文艺兵。戎马倥偬，他们的爱情变得格外深沉而绵长。每次出征，她总要远远地站在一边，默默地为他送行。郭枫老有一种感觉，她那复杂的眼神，既是一片灿烂的鲜花，又是一条涓涓的泪河。他的心跳好快啊！

在一次战斗中，郭枫身负重伤。昏迷后醒来，第一眼见到的是泪花——挂在她眼角的泪花。那泪花真美啊，玲珑晶莹，微微闪光……那一刻，他听到了蓝天的鸽哨。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们俩双双凯旋。正准备完婚，组织上突然通知何燕出国到苏联深造。漫长的六年，尽管他们远隔万里，殷勤的鸿雁却把他俩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957年初夏，这对在枪林弹雨中热恋了十二年，又两地遥遥相思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恋人，终于结成了眷属。然而，还没度完蜜月，一辆军车就把他接到了军区。军区主要首长接见了，让他立即赶到西北某基地。没来得及向爱妻告别，他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了这片白戈壁，他才知道，经过层层筛选和特别的政审，他被挑选为核基地警卫团团团长。

一年后，何燕被打成右派。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反应，把信函发到了基地。组织立即找郭枫谈话，要他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他只默默地抽了一支烟，便决定和妻子离婚。基地党委让他只写离婚申请，一切由组织出面，他却执意要请一周假回家亲自

处理。基地政委、司令员相继找他谈话，都无济于事。就在他离开基地的同时，一张严厉的纪律处分卡装进了他的档案。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处分……

天渐渐亮了，空中的满月还是那样皎洁明亮。

葡萄架下，时有喁喁话语。

郭枫：“你的那张离……婚证，收起来了吗？”

何燕无声地点了点头。

“我……对不起你！”

“不，就是你不提出来，我也要离，你……前途无量……”

“别说了，我……”郭枫痛苦地抱住了头。

何燕抬头望天，天空一片明净。她微微地笑了：“噢，我给你拉支曲子吧！”

何燕从室内取出小提琴，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拉起了古琴曲《高山流水》。那一泻千里、百折不回的音符，穿过淡淡的晨雾，在黎明的山城飘荡，传得很远很远。

琴声中，郭枫仿佛看见一个百折不挠、坚强无比的巨人款款地向他走来。他激动了、亢奋了，转身从里屋提出了行李。

“等一等！”何燕放下小提琴，端起了葡萄架旁的红玫瑰，“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红玫瑰枝叶摇曳，纷纷下坠的露珠，汇成了一道瀑布。他看见了千万个满月，慌忙伸手去接。花盆掉在了地上，打得粉碎。一时间，他手足无措。

何燕怔了一下，莞尔一笑：“没关系，我再给你换一盆。”

何燕又捧给他一盆玫瑰：“还是红玫瑰！”

“谢谢！”郭枫话语沉重，接花盆的手也沉重。

“你走吧，我用歌送你！”

郭枫点了点头，迈开大步走出庭院。身后传来了何燕惆怅忧伤的歌——是后人续写的《阳关三叠》：“遄行，遄行，长途越度

天津。历苦辛，历苦辛，历历苦辛。宜自珍，宜自珍……”

郭枫回眸，看到的是一片晨雾。那已变得呜呜咽咽的歌声，不绝如缕……

4

起床号响后，刘山波急急地爬起床，脸没洗牙没刷就匆匆地打开参谋长办公室的门，给他搞卫生。

周全娃出操回来，见了刘山波微微一笑，算是给他道了歉。

刘山波心里不记事，已忘了昨晚上的不愉快，他殷勤地为参谋长倒了一杯茶。

周全娃手捧茶杯，在室内转了一圈，压低声音说：“小刘，昨晚不是我有意要对你发火。老团长养的黄玫瑰，其实是我的一块心病，这些年我一直感到很内疚……”

刘山波吃惊地望着参谋长，一脸困惑。

周全娃的眼睛湿润了，像铅一样沉的愧疚，暮霭般地噎在心口。他将埋在他心中二十多年的一个沉重故事毫不犹豫地讲给了刘山波，这还是他第一次公开这个秘密。

那年夏天，老团长离婚归来后，特别珍爱妻子送给他的那盆红玫瑰。他每天工作起来可以废寝忘食，但却忘不了那盆红玫瑰。一次，老团长外出开会，走前向警卫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养好那盆红玫瑰。警卫员是周全娃的老乡，他约他去玩，周全娃无意中掀开了老团长的帐篷，花却被活活地冻死了。周全娃和他的老乡都吓坏了，他们跑遍了全基地，终于从一位来自玫瑰之乡

的工程师的地窝子里要了一盆玫瑰。回到帐篷，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玫瑰移进老团长原来的花盆，又仔细地修剪一番，使玫瑰变得和原来的那盆一模一样。

老团长回来后，竟没看出丝毫破绽，还一直夸警卫员把花养得不错，谁知这盆玫瑰居然是黄玫瑰。

这件事一直成了周全娃的一块心病。不知有多少次，他想告诉老团长真相，但欲言又止。那盆冻死了的红玫瑰对老团长来说毕竟太不一般了！他不但没那个勇气，更没有那个胆量。

每次到老团长家，他都怕见黄玫瑰，而那一盆盆郁郁葱葱的黄玫瑰，却执拗地往他眼里钻……

吃罢早餐，刘山波再次来到老团长家。

老团长正在给黄玫瑰松土，见了刘山波，依然对他不理不睬。

刘山波蹲下身，一边帮老团长松土，一边道歉：“老团长，真是对不起，我说话无遮无拦，昨晚惹您生气了……”

老团长轻轻叹息一声：“唉，其实也不怪你，是我多想了……”

给花松完土，老团长递给刘山波一支香烟。刘山波摆了摆手。老团长点燃烟，猛吸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喃喃地说：“她最喜欢养红玫瑰。我们分手时，她送给我一盆红玫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含着激动的泪花，离开核基地狂欢的人群，回到帐篷，从她送的红玫瑰中移植了一株小秧，栽活后却变成了黄玫瑰……”

“1967年，我国氢弹试爆成功后，我病休了。我满怀希望地回到她生活的那座小城，满以为会见到她，可我找了她好多年，一直没有她的音讯。而她当年送给我的红玫瑰，却都像第一株一样，每年移植一盆，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黄玫瑰……”

听了老团长平静的叙述，刘山波的心里一片怅然。他差点把参谋长早晨给他讲的故事和盘托出。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灵机一动，不动声色地说：“老团长，我小时候养过玫瑰，能将黄玫瑰嫁接成红玫瑰！”

“哦，真的？”老团长喜出望外，一脸兴奋，“快说说怎么嫁接？”

刘山波从一盆黄玫瑰中移植了一株小秧，胸有成竹地说：“我先拿回去嫁接，过二十天我保证还您一盆红玫瑰！”

老团长不放心地问：“你有把握？”

刘山波重重地点了点头。

过了二十天，刘山波果然给老团长端来了一盆红玫瑰，花盆里的红玫瑰和刘山波当时取走的那株一模一样。

老团长端起玫瑰端详了好半天，喃喃自语：“三十年，三十年的梦啊……”

刘山波不忍看老团长，默默地来到庭院。不知不觉，他眼里的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